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魏峰

抱膝看屏山

王太生

抱膝看屏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张恨水说的,他在《金粉世家》中填过词:“纸窗竹户屋三间,垂帘无个事,抱膝看屏山。”

抱膝,抱的是悠闲,远处一溜如屏青山,山间画屏寂静深邃,有鸟划过,一前一后,活泼泼飞远,天幕上有风,微微颤动。

一个人正襟危坐,他的姿势并不舒适。随意席地而坐,可能是靠着一架门框,或者坐在一块石头上,远处有黛山、花树,山间里有烟岚,没有风,淡淡的,断断续续,呈细条绳状,袅袅斜升,不去细想,就知道炊烟之下,会有一个人在生火做饭。

从一缕炊烟,可以猜测一个人,这是抱膝闲看的有趣之处。别人正忙,我却闲;我忙时,别人闲,也会抱膝看青山?

看一抹青山,就是看一幅画,画里有黄的、绿的树叶,尤其到了秋冬,经历霜染,层林像被泼了颜料,色彩斑斓。

得选一个好角度,四周有山,人在画中立。我去浙江丽水,有个朋友的亲戚家,四周就有这样的风景,山间有一小块盆地,山头出处是山,山不高,如屏,房前屋后植橘,那个下午,我坐在绿树黄橘间,一长凳上,抱膝看山。

找一节旧台阶,细细打量。巧的是,有年深秋,在暮色苍茫的傍晚,在皖南徽州,一个名叫“屏山”的古村,坐在一户老宅门前,抱膝看四周的风景,一只只红灯笼亮起来了,远处山色朦胧,在古村盘亘、小坐良久,我放下膝,在一片流泉淙淙声中,依依离开。

不要以为,抱膝看屏山是个闲淡人,有时候,那些很忙很忙的人,也会抽出空来,坐临窗的酒店里,抱膝看街上的人,有时候,他会看到两个人,如同两只鸟,一前一后地走着,在尘世里奔波。

那些写字楼里的成功姿势,更多的不是抱膝,而是抱臂,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老板,谈他的事业和人生,旁边配一图,他站在窗口抱臂,若有所思。

成功的人是抱臂,散淡的人是抱膝。抱膝,它一定是清闲,有小人物的安逸满足状。这让我想起两年前的秋天,我到山中赏景,走了很远的路,走累了,瘫坐在山涧的一大石头上,抱着膝,想吃山中老熟的玉米。

抱膝看风景,看累了就想吃东西,于是手被腾出来,眼睛在观赏。抱臂的人是想得很多,抱膝的人干脆什么都不想。或者说,是有钱的人,抱臂;没钱的人,抱膝。

抱膝,是人的两只手,紧紧抱着膝盖,而让身体前倾,胸和膝盖离得很近,有某种安全感。

我认识的蹬三轮的张二爹,闲暇时,坐在车上等客,也是蜷缩着身体,在路边抱膝,他当然看不到如屏青山,看到的是熙攘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表情,从他面前匆匆经过。张二爹将手抱在膝盖上,他这是临阵出发前的准备动作,也像长跑运动员在等待发令枪响。他弯着腰,抱着膝,代表着中场休息。

也有几个老头儿抱着膝倚着墙,打瞌睡。老头儿看人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静坐在一角,双手抱着膝,看远处如屏青山,山也看着我,它会认识一个远道而来,静静看着它的人吗?其实,在张恨水的书中,女主人冷清秋,抱膝看屏山,并不是赏风景,她是在垂帘处,回望来时路,在小楼参佛诵经,以青山为镜,顿悟一生。

今天,你读书了吗?这周,你读了什么书?你多久没有读书了?

在行色匆匆中,你是否连问问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说读书,早已遗忘在你日常的语境中了。更多时候,我们关心和关注的是工资涨了没有,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何时才能升职等诸如此类的大事。就在昨晚,我的几个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学生请老师吃饭时,无法掩饰的是我们彼此晤面的喜悦和他们成家立业的兴奋,面对一桌子学生对老师深表感谢的饕餮盛宴与佳酿美酒,我听得最多的是孩子们如数家珍般成长不易的故事和今天拨云见日的得意。不可否认,我作为一名曾经教过他们的小学老师,看到他们如今出色的“表现”,我无比欣慰;无可厚非,我不能拿他们是否还有读书的“需求”去要求或者提醒他们,至少在当时我不能拿“读书的话题”扫他们的兴,毕竟他们已经成为我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

那一刻,我们早已遗忘了读书这件事。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人——杜甫,想起了他的一首诗和他彼时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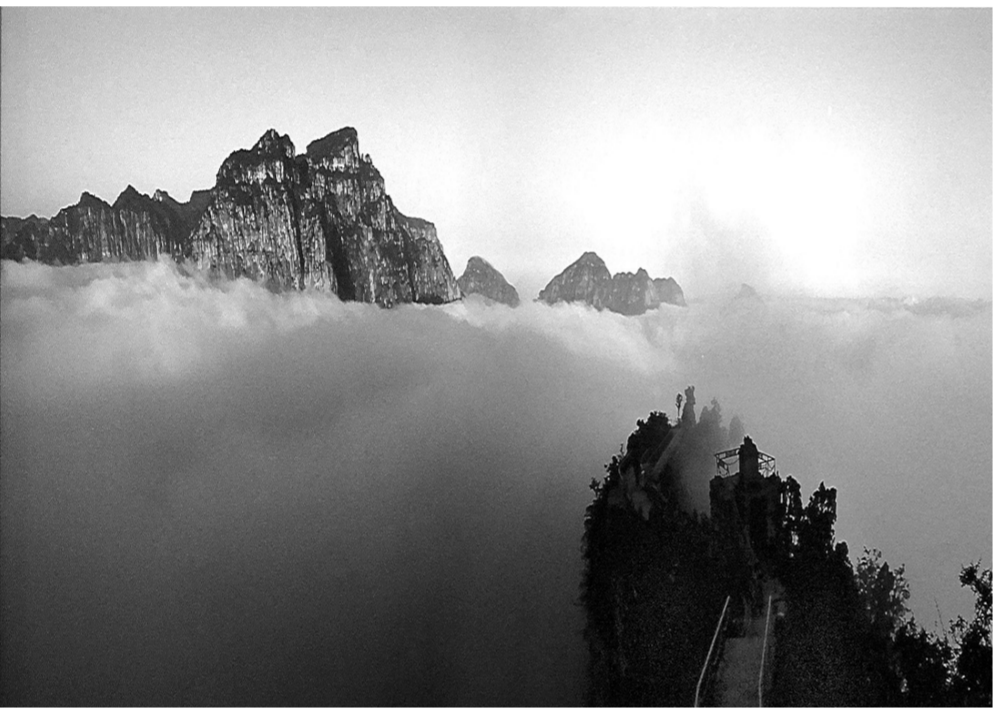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的意思,我不必赘述。但我们不难看出,当诗人得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失地时无比喜悦的心情。而最令我难忘的,是“伴随”诗人“泪满裳”“喜欲狂”的“漫卷诗书”。我们可以想象,当

诗人获知捷报前,在干什么?——慢读诗书。也许当时诗人并没有伏案读书,而当天明终于可以“便下襄阳向洛阳”“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急忙收拾行囊,却不忘“漫卷诗书”——不能把诗书落下呀——携妻牵子回家去。

无论怎样,诗书都是杜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我们不是诗人,可我们仍然不能丢掉读书。读书,可以用来推动工作。不论从社会的飞速发展,还是从工作需要来看,我们都得去读书,去学习,去思考——人不读书,犹如夜行(韩愈语),要想真正找到工作的方向,或者创造性地去工作,除却脚踏实地的苦干,还必须有读书后博采众长的巧干。把握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我们需要读书,在研读中把政策悟透,在思考中把要求吃透;掌握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我们需要读书,在读书中寻找创新的方法,在读书中感悟实施的技巧。在工作中,真正无师自通的捷径就是读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语)。其实,当我们工作感到无序与迷茫时,好好地读读书,就一定能找到道路的出口和思想的通道。现在的人,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自我的能力恐慌,面对上级领导对工作更高的要求,往往会无所适从、无法下手的思维真空,就是因为当实践出现短腿时,思考却长期被钙化,缺少了从读书中获取多样化给养的补充与疏导。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读书才是我们进步的阶梯,才能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云掩太行(摄影)韩修平

《迷因效应》

路波

“迷因”一词最初出现在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苏珊·布莱克摩尔、理查德·布罗迪等人更是试图建立一门完整的学问——迷因学,对迷因的含义和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著名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也将其运用到认知科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随着严肃性的丧失,“迷因”一词在学术领域渐渐走投无路。不过,大众对它的泛化使用却重新为它注入了活力,迷因概念天然地与互联网相关,它能有效解释日常生活的互联网事件,也能就互联网经济中的很多现象做出解释。与网络现象的结合使“迷因”成为一种流行用法。关于“网络迷因”的网站层出不穷,有人甚至直接把“迷因”翻译成“梗”或“包袱”。科学的严密性和学术的规范性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迷因能帮我们很好地把握这个时代,那么,即使它是文学的隐喻也无妨。

《迷因效应》一书正是对迷因学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技、文化等各领域表现的生动描画。它用一种对立的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互联网、商业和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未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超乎想象的时代图景。

秋游蝴蝶谷

侯发山

彩不是单一的,除了热烈的红叶,还有层层叠叠的淡绿、鹅黄、橘黄、浅褐、深褐以及淡紫,那是一种层林尽染的风采,是什么语言都难以描述的。最震撼人的是那红叶,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一串串,一丛丛,红得磅礴,红得精深,如霞似火,万千姿,令人唏嘘惊叹,油然而生爱怜。细加观察,可以看出这些红叶也是有区别的,浅红的、深红的、红黄相间的、红紫夹杂的,等等。其实,这些植物也不是单一的,除了黄栌外,有红叶石楠、红叶李、红枫、槭树、栎树、红端木、爬墙虎等。使人忍不住想伸手摘下一片来,触摸一下,嗅嗅她的芬芳,在这样的天气,那些叶子上又爬着轻盈的露珠,让人不忍去碰她,只得拿出手机照了又照。地被红叶遮掩,道被红叶铺就,水被红叶浸染。怕是最出色的画家用最好的宣纸,也画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来。置身这样的环境中,真是一种醉人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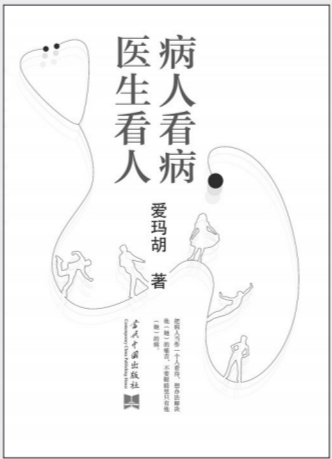
山势曲曲弯弯,山道七拐八扭,使人如进迷宫。走到一悬崖处,本以为没路了,略一转身,一条

过怎样的故事?大地无言,高山不语。其实这样更好,没有答案,任凭你天马行空地想象去吧。“御床一线天”“过风洞”“双珑塘”“龙潭坝”等景点又让人流连忘返,感受的是不凡和不俗,领略到的是诗意的美丽。

夜幕降临,小雨淅沥。我们一行夜宿一农家乐——“咱家饭店”。因为此行是采风,是带有任务来的。我心里一直期待着同行的文友对蝴蝶谷的描述,希望通过他们的描述,获得对蝴蝶谷更多的了解。没有人明白地去描述,只是含糊其辞地说,美啊,美啊。我忽然明白,蝴蝶谷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像泰山、黄山那样被天下更多的人知道。但是,蝴蝶谷不因受人冷落而落寞,不因无人关注而颓废,春天,依旧山花烂漫;夏天,依旧群峰争翠;秋天,层林默默尽染;冬天,瑞雪降临,怕是依旧银装素裹吧!这不正是人们追求的“云卷云舒,去留无意;花开花落,宠辱不惊”的境界吗?在农家乐玻璃房的房子里,我们几个人在金银花茶、玉米粥、天然野菜、山葡萄酒的滋润下,醉了,真醉了。

那天晚上,伴着淅沥的小雨我很快进入梦乡。在梦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舞在蝴蝶谷。

连载



的样子,把手一挥,“唉,好几年了,反反复复的,都说是供血不足,没啥。”我不依不饶:“那这次头昏了几天呢?”大爷一瞪眼:“我这次没有发头昏啊。”我叹口气:“那您这次为什么来住院呢?”我肚子痛啊。”问不下去了。

我看大爷不像精神不正常,就叉问了一句:“那您家人怎么没

原来,肾移植时,并不拿出原来的肾,只在腹中再装一个新的肾。现在她一肚子四个肾,已是极限,基本不可能再次移植了。我很慎重地跟他说:“那你可要把她照顾好。”他连连点头称是。

这样过了好些年,中间她因为感染、血压高、心衰住过院,万幸都好好地出了院。我常常在路上碰到她家男人,东跑西颠,忙这忙那,问起她,说:“还好,在家里养着呢,怕风吹草动惊了肾。”

医院搬家了,好久没看到他们俩来开药。我上班的路线也换了,也没机会在路上遇见,有时同事间聊起,都说:怕是去了吧。

不料一次我坐门诊,突然碰到这家男人,还是笑笑的样子。我问他怎么来了,一时不敢问她,他倒主动说起来。因为她不能随便吃药,近年来他潜心研究治疗感冒咳嗽的草药方子,居然效果不错,她近来倒比先前还好。这次来是去中医配药方的,经过我门口看到我,特地进来打个招呼。

我舒了口气,还好就好。到

老了,另一半在就是好的,哪怕需要全心照顾,也算有个搀扶。从最开始到现在,一晃也二十年了,算算他们两人应该都有七十多岁了,希望能携手走几年。

他热情地抄了许多份药方给我,我也兴致勃勃地收下,准备碰到难治的干咳、咽炎时,推荐给病人。不过最终没敢试。

大年三十的夜晚,但凡能动的病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下几个实在走不得的病人在医院过年。护士长送来一大盘热腾腾的饺子,医生护士挨个给病人床头送了,病人家属又回送了些水果点心,聚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倒也热热闹闹的。看了会儿春节联欢晚会,大家便各自睡了。我躺在床上,心想: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睡个觉了,难得这里的夜晚静悄悄。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护士敲门,来病人了。

我出门一看,是个大爷,提着脸盆水桶,显然是有备而来。大年夜的,不是病痛难忍,谁没事

来住院啊?可看这大爷气定神闲的样子,不像病人啊。环顾四周,没有别人了。我拿起住院证,念名字,大爷答应:“是我。”护士急铺好床,把大爷让到了床上。我认真看看住院证上的诊断:腹痛待查。内心嘀咕:这收到心内科科号,不应该去普外科吗?至少也去消化内科啊。搭眼看看大爷,也不像肚子痛的样子,难道是大过年的,跟家里人闹别扭,一个人跑到医院躲躲?

拿了病历,问大爷:“您哪里不舒服?”突然鞭炮声震耳欲聋,把我吓了一跳。新年已经来了,守岁的人们纷纷炸响了鞭炮,大爷在鞭炮声中,扯着喉咙说:“我肚子痛。”我比画着手势,问是哪里痛。大爷摆摆手:“我总是这样,肚子痛,拉泡屎就好了,现在已经不痛了。”我奇怪,大着嗓子问:“不疼了还来医院干吗?”大爷大喊道——实在太多,不这样谁也不见——“我头昏。”头昏跟内科倒还是沾点边。

鞭炮足响够了十来分钟,才终于安静下来,我细数地问:“您头昏好久了?”大爷一副别提

有陪着一起来啊?”“孩子们都没回家过年,就我老伴在家,睡了,我心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我自己就够了。”我……无语,心想,这好歹是大年夜啊,脑海里想起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喷血场景,只想撞墙。

来高又瘦,坐着都比我站着高,感觉到处的骨头都刺出来似的。旁边站着的一对中年夫妇,一看就是他的爸妈,尤其是他爸爸,那细长细长的体形,儿子简直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位爸爸应该是不知道自己有病吧,否则,他怎么会愿意生一个有病的孩子出来呢,这不是害了孩子吗?

没等我开口,主任带着大批医生查房来了,毕竟是罕见病,大家都想学习一下。问病史,原来小伙子是学生,学校看他身材高,要他进篮球队,训练时心慌发作。家长把他送到医院来,门诊检查发现期前收缩,心脏有杂音,请心内科主任会诊,主任一看父子俩的体形,就一锤定音:马方。

做了心脏彩超,有升主动脉扩张。果然是。那是刚因马方综合征猝死的消息,翻出了大众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排的海曼,中国男篮的韩明国,都是死于马方综合征。主任让大家看这一对父子的相像之处,看他异常的眼睛与掌指,听心脏杂音,大家都听得专心致志。

主任说:马方综合征是显性遗传病,大多能活到中年,可以吃药保护心脏,但尚没有特殊治疗手段,患者常常死于主动脉瘤破裂和心力衰竭。哎呀,这位父亲现已中年了,让他听到耳朵里,多难受呀。

但我抬头看那位父亲,他像完全没听到一样,一双眼睛就看着大家在他儿子身上摸来探去。小伙子听着,一声不吭,完全配合大家的检查。

主任是不是不该当着患者面讲得这么明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必须说的话,早说晚说都得说。还不如早说。